

读额尔古纳河右岸

书友9127 · 2026-07-21 11:43

—

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，就像翻开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东北亚迷你版。

远离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传统视角，原来，在我们遥远的北方国土还有一支如此神秘且执著的游牧部落存在。白雪黑土桦林驯鹿，还有萨满，这些别处的风景，足以瞬间抓住我们的吸引力。

二

当九十岁的阿帖在看得见星星的希楞柱里的火塘边，对着火和雨喃喃自语，可以期待、陪伴入梦的会是一个如史诗般漫长而从容、奇幻却真实的回忆。

我相信，迟子建的灵感一定得自山神舍卧克的赐予，她的笔一定被驯鹿吻过，她的灵魂一定在那片山林里逡巡审视且守护过。否则，她如何写得出那群逐驯鹿而迁徙的人脸孔上的笑靥与泪珠、心目中的虔诚与执着？她如何写得出那群人目光所及的春华秋实、步伐所至的山林水泽？她如何写得出那群人痛痛快快的爱恨，坦坦然然的生死？她如何写得出我、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史诗？

三

是的，这既是个人的史诗，也是家族的史诗，一部跨度长达九十年的个人视角的述说。九十年太长，有多少欢乐就有多少痛苦，有多少新生就有多少死亡。九十年太短，哪怕多少次直面至亲死亡的重创，也不曾改换星和月的轨迹，雨和雪的降临。九十年的吟唱，反复触碰、关于死亡、一个平等的、无法回避的话题。

我们终将死去，无论是作者（写者）、读者（观者），还是笔下的述者以及述者口中众多的过往者、未来者和当下者，最终、都将死去。

那么，我、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，阅尽人生百味、历经九十年反复得到与失去的
我，是如何品评死亡、直面死亡？

四

我是个鄂温克女人。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。

我是林克与达玛拉的女儿，我是列娜的妹妹、鲁尼的姐姐，我是尼都萨满的侄女，我是新萨满妮浩的姐姐，我的姑姑是歪鼻子的伊芙琳，我的两任丈夫都是酋长，我的众多子嗣也足以告慰人生……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，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。我是这一众已经死去和依旧活着的人的血脉至亲，即使不留下名字，即使真的没有名字，天上的和地下的所有亲人都会念记我、知道我是他们的什么人。



扫码进原文:

<https://ximutan.com/forum/post/5>

以书会友，谈论天下

© 西木读书论坛